

楔子 雪夜出逃

雪從午後開始下，不到兩個時辰就積起三寸銀白。

前頭宴會未散，隔座送鉤春酒暖，分曹射覆蠟燈紅，笙歌隱隱笑聲不斷。

夜漸深，屋外傳來幾句簡短的交談，不久爆出一陣大笑，那是喝醉酒的客人，兩人肩勾肩、背搭背，踩著雪漸行漸遠。

這是間華麗的屋子，牆上掛著章四方的圖，章四方最擅長人像，他筆下的人物栩栩如生，一顰一笑宛如真人重現。畫裡的男人高舉酒杯，衣衫半褪，嘴角還留著些許殘酒，邪魅的笑容勾著看畫的人們。

窗下有個矮櫃，櫃上有個汝窯瓷瓶，瓶裡插著幾枝怒放寒梅，淡淡的梅香充斥著整個房間。

窗對面的牆邊擺著一張大床，綢被上頭繡著大朵大朵的芙蓉花。

這樣寒冷的天，床上的男孩卻渾身汗水直流，他蜷縮著身子，每一個輕微觸動都讓他痛得四肢緊縮，彷彿有幾千幾萬根針不斷在他身上戳著，刺痛鑽入他四肢百骸。

咬緊牙關，咬得牙齦都滲出了血絲，他必須保持清醒。

還以為會被活活打死呢，沒想到自己的生命那樣頑強，即使打成這樣，還是留著一口氣，是他頑強的意志力想與命運抗爭到底嗎？

臉頰高高腫起、青紫交錯，眼前一片模糊，他試著張大雙眼卻看不清眼前事物，然而此時此刻他的思緒無比清晰，明明白白的意識催促著他離開這張床，因為他很清楚，倘若不盡快逃離，人生將會墜入煉獄。

他一點一點慢慢挪移，終於能夠坐起身來，他看不清楚任何東西，只曉得桌子上點了根大紅蠟燭，微微的光指引了他方向。

挪動間，他聽見清脆的聲響，一路摸過去，發現腳踝處被戴上鈴鐺，一動聲音便響起，在這安靜到令人心慌的房間裡，讓他更添幾分焦慮。

摸索著，細瘦的手指慢慢將鈴鐺從腳踝除下，他想下床，卻發現身上的衣服輕薄短小，這麼冷的天……他一路試探著走到櫃旁，拉開後裡面有很多衣服，他憑觸覺扯出一件厚實的，正要套上時，聽見外面有人走近。

想也不想，他胡亂把衣服塞進櫃子，踉踉蹌蹌地跑回床上，重新把自己縮成一顆球，躺在床的最裡處，手指順著濃密的頭髮一路摸去，從髮髻裡拔下木簪，細細撫著上面的花紋。

男孩緩緩吐氣……幸好沒被換走，拔開木簪外頭那層殼，他將裡面那一枝尖銳的錐子緊緊握在懷中。

砰的一聲，門被打開。

那是個五官姣好、風流倜儻的男人，他穿著織錦紋繡紫袍衫，冠上綴著老種翡翠，望著床上背對自己的少男。

他笑眯眼睛，腳步不穩地走到床邊，這男孩……他肖想了很久啊，沒想到他的爹這麼上道。

隨著男人的靠近，濃濃的酒味襲上，混合著梅香以及他身上的脂粉香，讓人想要

嘔吐。

而他的靠近，讓少年下意識身體緊繃，握在面前的手指攥緊，心跳越來越急、喘息越來越快。

男人笑著，低低的邪魅笑聲，沉沉地敲在少年心版，心悸著、冷汗狂流，他的眼底透出野狼般的狠戾。

燭影搖曳間，男人躁熱地扯去身上衣服，彎腰一把將縮在床角的男孩給提起來，用力扳過男孩的身子。

這時男孩伸手一刺，錐子戳進肋間，約莫是醉得太厲害，男人竟不覺得痛，卻在看到男孩青腫發紫、嘴角還淌著褐色血漬的臉龐時，頓時失去興致。

他重重哼一聲，低低說著「敗興」，翻身滾到床的一旁，不多久鼾聲響起。

他竟然睡著了？是睡著還是死了？男孩不敢探向他的鼻息，一點一點地慢慢把自己挪下床，卻在挪動間感覺壓在床被間的手掌心有些濕濕的，湊近一聞是濃濃的血腥味，他死了？

他強忍恐懼，飛快下床，拉出櫃子裡的衣服哆哆嗦嗦換上，眼前仍然一片模糊，但他憑藉著微弱的視力，找到窗子，一個縱身跳出。

床上的男人鮮血直流，他的血浸染了被褥，一滴一滴墜在床底……

第一章 討回公道

楊花落盡子規啼，正是暮春時節，稻田裡綠油油的秧苗迎風搖擺，小徑邊野菜瘋長，籬笆下紅的、黃的、紫的各色小花綻放。

姑娘們紛紛換上輕薄夏衫，露出窈窕身段，幾個閒來無事的小伙子，笑著跟在小姑娘身後一路吹著輕快的口哨。

柳葉村的東邊有一座高山，山下有幾戶人家，其中一戶姓梁，梁振興曾經是村裡唯一的秀才，開了個私塾、收幾個孩子，生活倒也過得去，但自從他過世，妻子薛氏哭瞎一雙眼睛之後，家裡的情景就每況愈下了。

只能依靠才十三歲的長子梁陌言撐起家計，原本書讀得不差的他，放棄了科舉這條路，挽起袖子到處給人打雜工，要不就在山上打點獵物到鎮上換銀兩，日子過得很辛苦。

這還不是最糟糕的，短短半年不到，薛氏跟著丈夫離去，從此年幼的次子、三子以及尚在襁褓中的女兒，只能交到長子手中。

幸好一年年過去，梁陌言打獵的本領越來越好，家裡漸漸也能吃上三頓飽飯，且弟弟妹妹日益長大，也能承擔一部分家庭責任，這讓梁陌言身上的擔子稍稍減輕。天氣晴朗艷陽高照，這天梁陌言照常上山打獵，老二梁陌軒則彎著腰整理院子裡的菜田，十歲的小子、身板還沒長足呢，生活的重擔就壓在他身上，然而他沒有半句抱怨，勤勤懇懇、腳踏實地，一步步想把生活往好裡過。

老三梁陌新只有八歲，他把背簍裡剛撿回來的柴禾一根根在灶房前堆好，就連六歲的小妹妹梁欣瑤也沒閒著，她個頭還沒有掃帚高呢，就拿著掃帚屋裡屋外的打掃。

整個家裡，除了白晝夏之外沒人閒著。

她坐在床上，太陽已經曬屁股了，還沒有下床的打算。

這已經是第三天，她還沒有辦法接受自己的靈魂被安在這副龐大身軀裡。

別笑，換了你你也會希望閉上眼睛，重新把自己給死回去。

畢竟一百多公斤的脂肪正堆積在她身體的每個器官上，重點是，她的身高只有一百五上下，這讓她實在不忍卒睹。

而身材這樣就已經夠慘了，還讓她攤上一條歹命，賊老天讓她穿越到這個身體裡，簡直就是喪心病狂。

白曉夏的父親叫做白大海，娶妻吳氏，除白曉夏之外，膝下沒有別的子孫。

白大海有個弟弟叫白大川，是繼母所出，娶妻李氏，育有白曉春、白曉秋，和兒子白曉瑞。

白家長輩一死，繼母王氏就做主分家，把白大海給踢出家門。幸好他遇見吳氏，情投意合的兩人在成親之後，胼手胝足的打下一片家業。

但也許是操勞太過，兩人在子嗣上有些艱難，難得生出一個女兒，自然是要捧在掌心上寵著。

白曉夏有多受寵呢？從一件事上頭就能看出雙親如何為她悉心謀劃。

她剛出生，爹娘就給她定下娃娃親，定的不是別人，就是村裡唯一的秀才梁振興的兒子梁陌言，他們盼著女兒能成為誥命夫人，從此過上養尊處優的好日子。

沒想梁振興突然過世，梁陌言斷卻仕途夢，白大海雖失望卻也沒想過退親。相反地還對梁家處處照顧，要不然一個瞎眼女人，還拖著四個孩子怎麼活？

對梁家而言，白家絕對是仁至義盡，連薛氏過世，喪禮也是白家出錢出力籌辦的。然好景不長，上個月白曉夏的父親病逝，身為弟弟的白大川不但沒有幫著料理後事，反而登堂入室侵佔大房財產，理由冠冕堂皇——白家財富不能落入外姓人手中。

吳氏憤怒不已與小叔理論，卻被白大川給推了一把撞上牆角，從那之後再沒有醒過來。白曉夏氣急敗壞告到里正那裡，可當時在場的除白大川夫婦與子女外，還有個隔房伯父，大家口徑一致，說是吳氏自行摔倒、白曉夏惡言汙蔑。

就這樣，白曉夏家產讓二房侵佔了不打緊，還被扣上不孝罪名。

而她從小便是被嬌寵著長大的，哪知道人可以壞到這等程度，爹娘相繼過世已讓她痛不欲生，哪還有力氣對付豺狼虎豹似的親戚。

白大川侵佔兄長財產，妻兒對白曉夏頤指氣使，拿她當奴隸使喚，白曉夏哪裡受得了這些，生生被氣病，短短幾天就下不了床。

李氏本以為白曉夏裝死，理都不理，沒想一餐得吃掉五碗白米飯的姪女，竟然三天都沒出房門吃東西，李氏查覺不對請來大夫，大夫直接開口讓他們準備後事，說就剩三五日光景了。

一聽，白大川嚇得寒毛直豎，這下可糟，大哥一死，大嫂、姪女相繼離世，吉不吉祥另說，大家肯定會認為與他脫不了關係。

思來想去找不到解決辦法，竟決定把姪女往梁家一抬。

當時梁陌言不在家，他對著才十歲的梁陌軒說：「曉夏和你們大哥從小定的娃娃

親，曉夏爹娘走了，婚禮一切從簡，我也不要你們家聘禮，人直接給你們送過來，以後好生過日子。」

這擺明了就是欺負小孩。

看著木板上昏迷不醒的白曉夏，梁陌軒不幹了。「再從簡也得先定下日子才能迎娶，哪能如此草率行事，何況她這模樣是生是死都難說，還能成親？」

「這我可不管，定了親曉夏就是梁家人，她生病自然得讓梁家來管。」

見梁陌軒還想說話，李氏急忙搶在前頭說：「想當初梁夫子死的時候，我大伯可有嫌棄過你們？送米送柴送銀子，沒有我大哥，梁夫子、梁夫人哪能有口好棺入土為安，怕只能用破草蓆捲捲，直接送進亂葬崗，更別說你們幾個小崽子，可能連一天都活不了，現在曉夏雙親俱亡，正是需要夫家照顧的時候，你們竟想當甩手掌櫃，這豈不是恩將仇報？天底下竟有這種白眼狼？受人恩惠不思報答，還想把人往死裡踩。」

「誰往死裡踩了？分明你們才是白眼狼，白大叔一死，就急著霸佔白家財產，還害死白大嬸，現在連白曉夏都遭了你們的毒手。」

真是怕什麼來什麼，白大川就擔心這話往外傳，急急斥喝道：「我姓白，白家財產本來就是我們的，誰霸佔？倒是你們，我看你們根本是看不起曉夏，嫌她胖、嫌她丟人，想悔了這門親事。告訴你沒門兒，有我這個叔叔在，就不允許梁家始亂終棄，做出這等不要臉的事。」

恨恨丟下話，白大川領著人頭也不回地走了。

梁陌軒才十歲，哪見過這種場面？被他們這番操作給嚇著，一時半會兒不知道怎麼反應，等他們終於想到要找人把白曉夏抬回去時，任憑他們幾乎把白家大門給敲爛，也沒人出來開門。

眼見白曉夏燒得糊裡糊塗，整個人陷入昏迷，梁陌軒的心再硬，也無法把她往門口一丟轉頭就走。

何況白大川雖然無賴，但話確實沒說錯，當初要不是白家，父母親根本辦不了喪事，而家裡早就斷糧，他們幾個兄弟姊妹哪能活下來？

最後梁陌軒只能心不甘情不願地把白曉夏又抬回去。

晚上梁陌言返家，聽著弟弟妹妹把事發經過說一遍，考慮半晌後道：「把她留下吧，也是個可憐人。」

就這樣白曉夏在梁家待了下來，大家都準備好要幫她辦後事了，意外地她的情況一天比一天好，而今晨竟然清醒過來。

只不過清醒之後的白曉夏已經不是原來那個。

這幾天她雖然在昏迷中，但腦袋持續運轉，原主的記憶不斷往腦袋裡灌注，同時她也能感知周遭事，因此很清楚從頭到尾都是梁家兄妹幾個在照顧自己。

唉……決定認命了。

下床後在屋裡找到臉盆，簡單梳洗過後進院子，她從欣瑤的手裡接過掃帚，想也不想說：「小孩的工作是玩樂、不是做苦工，違反兒福法的。」

什麼鬼啊？欣瑤沒聽懂，莫名地看向二哥、三哥。

陌軒、陌新對視一眼，聳聳肩不知道她在講什麼。

欣瑤脾氣好，掃帚被拿走，她就去幫三哥堆柴火。而接過掃帚的曉夏，細細地打理起家中每個角落。

她在勞動中思考，要以什麼角色在梁家住下，租客？同居人？合夥人？

看著她動作熟練的模樣，幾個人吃驚不已，大家都說白大叔寵女兒，連根針都捨不得讓她拿，成天哄著她吃吃喝喝啥都不做。爹娘沒死前還憂慮著呢，擔心這樣的媳婦娶進門，大家是不是得合力伺候著？

屋裡屋外打掃完後，曉夏去打水擦桌子抹窗框，這是她的習慣，腦子紊亂時就讓忙碌的四肢重建秩序。

「要做飯嗎？」家事全都做完，她對著還在打理菜園的陌軒問。

看著她麻利的動作和超高效率的速度，陌軒有些呆傻。

曉夏笑了笑。「幫幫我吧，我不會生火。」

陌軒沒有回答，面無表情地走進廚房，做飯向來是他的事，不過如果白曉夏非得和他們成為一家人，確實不能慣著她，該做的事就該讓她做。

陌軒把柴火放進灶裡，不一會兒功夫，火就慢慢燃起來了。

看著他熟練的動作，曉夏心道，果然窮人的孩子早當家，依他這年紀，就該拿著球在操場上瘋玩，要不就是坐在電腦前殺怪獸。

「你們大哥中午會回來嗎？」

陌軒沒理她，自顧自燒著柴火，對這人他是有點排斥的，大哥這麼好，怎麼能娶這種媳婦進門？以後肯定要被人嘲笑的，想到這裡他的臉又冷下兩分。

曉夏也不計較，走到陌新身邊再問一次。

陌新直覺回答，「不會。」

這個小弟弟是善良小天使，看起來脾氣比大的那個要好得多，也許可以拿他當突破口，打入梁家社交圈，因此曉夏對他微微一笑。

但很明顯地，曉夏解讀錯誤，因為她的笑容尚未結束，陌新已經別開頭假裝沒看見，彷彿剛才的回答只是某種錯覺。

她這麼大一隻呢，怎麼可能沒看見，肯定是……不樂意看見。

好吧，曉夏能夠理解，如果她家哥哥也被迫娶這麼個嫂嫂回來，自己的態度只會更差。

想到哥哥，悲傷湧了上來，再見無期了吧？哥哥那樣疼她，自己死去，他會有多傷心？

走到菜籃旁邊，她自問自答。「中午要做些什麼？裡面的食材都能用嗎？」

很好，沒人回應，她被無視得非常徹底。

陌軒燒起柴火後就離開灶房，曉夏在籃子裡找到大骨、肉和菜蔬，相當不錯，還看得到肉，這樣的飲食條件雖比不上白家，但相較起村裡多數人家都好得多。梁陌言挺有本事的，看來他總不在家也沒閒著，肯定是出去為這個家拚死拚活了，畢竟一個男人拉拔三個小孩子……不容易吶。

把大骨丟進水裡熬著，另一邊她飛快和麵，拈出一塊塊麵疙瘩，再把肉分成兩部

分，一碗切成絲、調味並加入蛋清，一碗切片用醬料醃起來，趁著等待湯熬成，她又繼續和麵。

這回和的是乾麵團，等揉出筋道後放在旁邊，用濕布覆上，等晚上再處理。

眼看湯汁漸漸變成米白色，曉夏先撈出一半的湯和大骨，往鍋裡放進肉片、麵疙瘩及切碎的菜，沒多久功夫就熟了。

她的廚藝不差，倒不是她樂於鑽研，而是……身為二十一世紀的女性，在職場上為了跟男人一較高下，得承擔不少壓力。

並且不管是職場、家庭或者愛情，在小三比正宮強勢、在男人也要跟女人競爭好男人的時代裡，女人的壓力不輸古代帝君。

每個人解除壓力的方式不同，她的便是待在廚房裡，打開 YouTube 頻道，跟著阿基師、法比歐、詹姆士學做菜。

整體成績下來，她的手藝比起梁陌軒簡直是雲泥之別。

幾個孩子上桌，看見那鍋麵疙瘩，嘴巴未嘗便先聞到那股鮮香味，因此儘管對「大嫂」看不上眼，還是臣服在味蕾之前，幾個人爭相上桌，卻沒想到竟會被一堵肉牆給擋住。

曉夏看著幾人笑盈盈說：「先洗手再上桌。」

陌軒橫她一眼。「這是我家。」

見他打算帶著弟妹繞過她，但真真是抱歉啊，她肥厚敦實的身板兒就要在這種時候派上用場。

「想吃我做的飯菜就得先洗手，這是我的規矩。」她口氣溫和，但態度無比堅定。

「菜是我種的，肉是大哥打回來的，菜還是我燒的，妳說不讓吃就不讓吃嗎？」

哼！她以為自己是誰？

話說得很滿，可惜左閃、右躲……無論他怎麼繞，曉夏都順利把他給攔截下來，那是史上最靈活的胖子啊！

她笑眼眯眯地指指門外，「請。」

「瞎講究。」陌軒瞪她一眼，從鼻孔哼兩聲後，乖乖去洗手。

大隻的降伏，小隻的自然就乖順，三人上桌，眼看三個大碗加一小碗已經擺好，旁人就算了，欣瑤心裡有數，乖乖坐到小碗前面，等待曉夏分筷子。

曉夏邊分邊說：「今天起得晚，中午將就吃一點，晚上給你們做沙威瑪。」

「這樣還將就，妳當每個人天天都有肉吃嗎？」陌軒又哼人。

這小子家教不行啊，得費點功夫好好教導，但飯桌上不教子，會壞卻胃口，因此她假裝沒聽見，把欣瑤面前的小碗拿過來，將大碗換給她。

吃那一點點？三個孩子同時轉頭看她。

裝什麼裝，誰不曉得她一頓可以吃五碗白米飯、五顆大饅頭，要不是白大叔白大嬸太會賺，白家早就被她吃倒，想到這裡陌軒又哼了。

曉夏輕嘖一聲，這傢伙的鼻竇炎得治，還得大力整治。

三人下筷，咦？怎麼可能，再吃一口……哇，好好吃，沒聽說白曉夏會做飯啊？都說白大嬸把女兒給寵壞了不是？難道是謠傳？

欣瑤呼嚕呼嚕喝著湯，太好吃了，從小到大沒吃過這麼好吃的飯，抬起頭，她想送給曉夏一張笑臉，沒想到對上二哥、三哥的臉，她立馬把笑容憋回去。曉夏滿腦子裝著事兒，倒沒發現幾個小屁孩的眉眼官司，在細嚼慢嚥，將碗裡的麵疙瘩吃完後，她對陌軒說：「想吃的話廚房裡還有，我出去一趟，一、兩個時辰就回來。」

原主是極受寵的，她的父母在辛苦環境裡長大，認為能吃就是福，所以他們寵孩子的方式就是投餵，把好吃的、貴的、別人吃不到的東西通通塞進女兒嘴裡，因此……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。

小時候她兜裡揣著一包糖，別人還肯跟她玩，可隨著她越長越龐大，大家看她的眼光越來越多了點味道，在惡意的嘲弄之下，白曉夏越來越自卑，漸漸地不喜歡出門，因此她對村裡的道路、方位不是太清楚。

於是惡性循環，不運動的她越發胖得厲害。

但這麼嚴重的情況在白大海夫妻眼裡不是個事兒，反正女兒已經有男人可嫁，反正他們眼裡女兒全身上下只有優點，何況大家都認為白曉夏是啥都不會的廢柴，事實上她有一手好繡工，還是特地聘師父教導的。

總而言之原主對於村子很陌生，於是白曉夏腦子裡沒有和村子相關的信息。

就在她迷路當下，一個十四、五歲的女孩朝她走近，她臉圓圓的、鳳眼、櫻桃小口，看起來像年畫裡的小姑娘，很是可愛。

「白曉夏？妳記得我不？」小姑娘站定，上下打量胖曉夏。

「對不起，我不……」

「沒事，我是妳出五服的姊姊白嬌嬌。聽說妳嫁進梁家了？」

「我也不知道這樣算不算嫁，梁家沒把我趕出來倒是真的。」曉夏苦笑。

「對啊，妳真可憐。知道嗎？妳家叔叔嬸嬸這幾天可張揚啦，剛佔了妳家土地房子，就張口託里長賣地，說要搬進城裡，要把白曉春嫁給城裡人，才不與咱們窮鄉僻壤的小夥子結親。」

賣？想遠走高飛吧，不願擔著侵佔兄長財產的惡名，所以走遠點甩掉黑歷史？

「我呸，白曉春也不看看自己長什麼德性，想嫁貴公子，當人家眼瞎？別怪我說話不好聽，我最看不慣她那人，這幾天戴著首飾到處招搖，生怕旁人不曉得他們家發達了似的。」

白家大房那點東西哪撐得起「發達」二字？二房一個比一個懶，沒人肯低頭流汗，就算把土地房子全賣光，也不夠那家子吃喝嚼用太久。

曉夏看一眼白嬌嬌，兩人雖然不熟，但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，她垂眉抿唇，雖然這副身軀想演出楚楚可憐有實質上的困難，但她竭盡全力。

「我很多年沒離開過家門，對村子有些陌生，妳能帶我去找族長嗎？」

幾十年前一場大旱，白家曾祖帶著幾個兒子來到柳葉村，見此地山清水秀風水甚佳，就決定蓋起祠堂在此定居，一代傳過一代，白家儼然成了柳葉村裡的大家族。

「妳想找四叔公幫忙？他不會的，李氏和他的媳婦有親呢。」
這族長做得不太有公信力啊。嘆了口長氣，曉夏哀怨道：「總得試試，至少得讓大家知道爹爹過世前交代的事。」
「妳爹交代了什麼？」
白曉夏搖搖頭眼眶泛紅，白嬌嬌見狀也不好意思多問，拉起她肥嘟嘟的小手，說：「走，我帶妳去。」

砰砰砰，門敲得飛急，吃過飯剛躺上床，準備美美地睡個午覺的白家二房被吵醒了，李氏不滿地皺眉開門，看見好幾個族親擠在門前，看好戲似的直瞅著她。

「怎麼回事？」李氏心頭咯登一聲，重重撞了下。
「大川媳婦，族長找你們過去，聽說曉夏把你們一家給告了。」
「告什麼告？這隻白眼狼！她娘死後，喪事全靠我們張羅，她一個傻姑娘除了哭啥都不會，要不是我們出頭，現在是什麼樣子？沒想到不懂得知恩圖報，反倒把我們給告上？冤吶，這年頭不能當好人，忙裡忙外，還惹得一身騷……」先哭先贏，她得把人都拉到自己這邊來。

李氏滿肚子火氣，如果白曉夏肯乖一點，他們也不是不願意在面子上做得好看一些，可這丫頭處處和他們作對，讓他們忙好幾天，才把藏在犄角旮旯裡的房契地契找出來。

好不容易消停了，又來整這齣？這死丫頭怎麼就不死在梁家了事。

「說這麼多幹什麼，快把大川叫上，去祠堂一趟。」
「不去！讓族長把那死丫頭趕走就好，哪那麼費事兒。你們幫我轉告族長，等我們把田地賣掉，會捐十兩銀子給祠堂添油買燈。」

說出十兩，她都快要快把牙齦給咬出血來，十兩能買上兩畝中田呢。

「這話妳自己同族長說去。」丟下話，立刻有人朝裡頭喊，「白大川，快點出來，別讓族長等太久。」

躲在屋裡頭不想現身的白大川無奈嘆氣，當初就不該把人抬進梁家，還以為她必死無疑，哪想得到才幾天功夫就蹦蹦跳跳，連長輩的狀都能告了。

他滿心不耐，不懂白曉夏在想什麼，事情都已經成了定局，她這樣鬧，還能鬧出什麼不成？

聽著外頭聲音越來越大，他知道不能不出面了，只能趿上鞋子往外走，看見兒子、女兒也出了門，一個個嚇得臉色鐵青。

女兒就算了，看到兒子那副孬樣，白大川心裡忍不住窩火，都是李氏把兒子給寵壞的。

經過兒子身邊時，他半句話沒說，直接往對方後腦杓拍去，啪地一下打得白曉瑞一個踉蹌，差點兒沒站穩。

白曉瑞委屈地看著父親。

白家二房雖然又廢又渣，但不能否認，白大川、李氏兩個都長得好，兒女長相全隨了夫妻倆，一個長得比一個漂亮，白曉春已經是村裡一枝花，白曉秋又比她更

美上幾分，至於白曉瑞，聽過男生女相吧，如果給他穿上女裝，肯定比他的姊姊們更美。

白大川經過李氏身邊時，朝她耳旁說了幾句話，一聽她的火氣猛地竄燒，與丈夫對上的眼裡滿是怒濤，她當然知道今天這事兒非得出點血才能解決，只是不甘心，要從她兜裡掏錢等同於刨她的心。

白大川跟著大夥兒先去祠堂，李氏回屋拿東西，出門前白曉春攔住李氏。「娘，不會有事吧？白曉夏會不會告咱們侵佔家產？」

「侵佔什麼家產，誰讓大房無子，這財產就得留給白家人，咱們曉瑞是七房的獨苗，所有的東西本來就是他的。」李氏氣勢洶洶說完，轉身出門。

看著姊姊頭上那柄金簪，白曉秋低聲冷哼。

曉夏的首飾盒裡就數這枝金簪最貴，她一眼就瞧上的，可姊姊嘲笑她沒頭髮簪不住，硬是霸佔了簪子。

從小兩姊妹爭得厲害，口頭官司天天打，這會兒爹娘不在，那枝金簪在太陽底下閃花了她的眼，怎麼能不氣？白曉秋冷笑道：「姊姊氣呼呼的，是氣白曉夏告咱爹娘，還是氣她佔走梁陌言？」

誰不曉得梁陌言樣貌好、本事強，是村裡第一號人物。

「妳給我閉嘴，我才看不上那個泥腿子，我可是要嫁給鎮上的人。」

白曉秋冷笑。「作夢去吧，我問過徐哥哥，他說就算把大伯的田地和房子全賣掉，到鎮上都不曉得能不能買得起房子，到時別說嫁妝，說不定妳現在穿的、戴的都得摘下來貼補，什麼女人成親不需要嫁妝？只有小妾。」

「我沒嫁妝、妳也別想有。到時我看妳要進哪個家門當小妾。」白曉春怒氣沖天指著妹妹的鼻子詛咒，這時候的妳，怎麼都沒想到自己會一語成讖。

白曉秋聞言嗤笑，她可聰明著呢，早知道爹娘靠不了，還得自己來，她從曉夏的首飾盒裡偷走兩個玉環、幾副耳環，這兩天曉夏的屋子被她裡裡外外、上上下下搜過，也搜出五兩碎銀。到時就算爹娘什麼都不給，至少她還有這些，確實是嫁不了太好，但嫁給徐哥哥肯定沒有問題，誰讓徐家窮呢。

她不想和姊姊吵架，推開門往祠堂去，她想知道那個胖子能夠翻出什麼浪。

看見曉夏，白大川立刻撲上前將她抱進懷裡。

看過老鼠抱貓嗎？就是這副場景，纖瘦的白大川抱著壯碩的白曉夏，雙臂用力了，卻連她的腰都圈不上。

「我的好姪女，看見妳身子恢復、精神奕奕，叔叔實在太高興了，就說沖喜有效！瞧，這一沖，硬生生把妳從鬼門關給拉回來，大哥大嫂在天之靈肯定會欣慰的。」不得不說白大川雖然是個爛人，但他的皮囊長得好啊，這麼一哭，還真有人為他感動。

天下眾生就是這樣，視覺永遠跑在理智前面。

李氏是一路跑進祠堂的，看見曉夏，兩夫妻的表現驚人的一致，也衝上來抱緊姪

女。「曉夏啊，妳終於痊癒，孀孀這幾天睡不好吃不香，就擔心妳過不了這個坎，沒想到……肯定是大哥大嫂保佑。」

曉夏這隻貓，接連被兩隻老鼠抱，可以想像其噁心程度。

夫妻倆對上一眼，李氏連忙從懷裡掏出十兩銀子說：「前幾天我們太心急，啥都沒想，也沒來得及給妳備嫁妝，這兩天我們合計著，村裡嫁女兒，嫁妝除棉被衣裳櫃子木箱，頂多再打一張床，折合下來三兩銀子就能辦得滿滿當當，可大哥就剩妳這根獨苗，我們當叔叔孀孀的怎樣也不能虧了妳，就給妳十兩銀子嫁妝吧！」說完，滿臉得意地看著祠堂裡外的族人，可驕傲的呢，這裡頭可沒幾個人出得起這樣一份嫁妝。

「沒有床櫃衣裳，就這十兩銀子，恐怕是臨時起意吧。幸好我沒死成，要不這十兩銀子不是嫁妝，而是白包了？」

夫妻倆被她這麼一噎，急紅了臉。

李氏忙搶上前道：「曉夏，妳話怎說得這麼難聽，好歹我們是妳的娘家人，往後妳在梁家受到委屈，還得靠我們給妳撐腰。」

撐腰？別把她往死裡踩就不錯了。

這時族長開口。「曉夏，妳讓長輩聚在這裡，說大海死前有話交代，妳可以說了。」

「爹爹病重時曾經告訴我和娘親，當年祖父娶新伯母進門後，爹爹日子過得艱難，全是各位伯公叔公心疼他、照顧他，給他一口飯吃，他才能順利長大。」

「這倒是。」族長撚撚白鬍子、看看族老們，大家紛紛點頭，想起當年事，不勝唏噓。大海這孩子苦吶，沒攤到個好爹，好不容易把日子過成這樣，偏偏不長壽。

「爹爹說，人生在世受人恩惠就該湧泉以報。」曉夏又道。

這話太中聽了，老人們會心一笑。「大海這孩子就是孝順，當年我不過給他幾頓飯吃，長大後逢年過節他都往家裡送禮。」

「我們家也是，虧得他知恩，要不我們家亞順怎麼能夠順利上學。」

「我家阮阮成親的大木箱還是大海給打的呢。」

大家紛紛跳出來說白大海的好，越說越覺得曉夏可憐，看著她的眼光裡，少了嘲笑、多出幾分同情。

「爹爹說當年祖父過世，白家財產他連半毛錢都沒有得到，與二房的情分早在那時已經消磨殆盡，他留下的財產和二房沒有關係——」

曉夏話未說完，就被白大川截斷。「胡說八道！打斷胳膊還連著肉呢，妳怎麼能說出這麼沒有良心的話，虧得我這個當叔叔的為妳謀算……」

「叔叔的事待會兒再談，我想先說說，爹爹對財產的分配。」曉夏道。

「有什麼好分配？大哥膝下無子，日後逢年過節還要我家曉瑞給他上香祭拜，他留下來的東西自然是我們二房的。」李氏搶道。

曉夏不說話了，轉頭望向族長。

「不要打斷曉夏說話，等她說完，妳有什麼想講的再說。」族長怒斥李氏後，眼神示意曉夏，讓她接著往下說。

曉夏點頭道：「這些年家裡陸續買下四十二畝地，還有現銀三十七兩，爹爹讓娘

秋收過後攢足四十兩，連同這些年給我買的首飾、衣裳和我刺繡賺得的五兩銀子作為嫁妝。爹決定把房子和十畝地留給娘過日子，剩下的三十二畝地捐給族裡，由族長支配。

「但是我娘不在了，我便想著把地都捐給族裡好了，之前聽五叔公說，想再找個人到村裡來教書，免得孩子們起早貪黑跑到鎮上讀書，反正我已經出嫁，不如把我們家的宅子捐出來當做族學。」

聽見這番話，在場的族人頓時都鎮定不下來了。大好的事啊！但凡有孩子的人家都能夠受惠，大海真是個好人，還生了個好女兒。

這會兒眾人看曉夏的眼光都不一樣了。孤女瞬間變觀音，憐惜已不足以表達他們的心情。

與此同時擠在人群中的白曉秋嚇壞了。不行啊，千萬不能讓白曉夏把她的東西拿走，思及此她扭頭就走，得趕緊把那些東西藏起來才行。

「白曉夏，妳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嗎？」白大川嚇到了，族人臉上的笑在他眼裡全成了貪婪標記。

曉夏緩緩轉過身，視線與白大川對上。「我娘是怎麼死的？你們比我更清楚，雖然有人替你們作偽證，讓我拿你們無可奈何，但舉頭三尺有神明。」

「之前我為什麼會病得差點兒死去，不就是你們逼問我房契地契藏在哪裡？我不肯講，你們把我關在柴房裡、三天三夜不給吃喝。」

「沒有的事，妳不要胡說八道！冤枉啊，她說謊，我們真的沒有虐待她……」演技高超的李氏當場哭天喊地，一把眼淚一把鼻涕，哭得教人心酸。「妳怎麼這麼沒良心啊，虧我拿妳當親閨女，事事都替妳著想，梁家大兒長得多好，能文能武、娶誰不好，要娶妳這麼一個……要不是我們當叔孀的替妳撐腰，妳能順利嫁過去？這輩子妳只能剃了頭髮出家當姑子！」

是的，曉夏說謊，她沒被關進柴房、也沒餓著，他們只是拿她當白痴，不斷重複在她耳邊說呆話，希望她這個傻子能夠感受親人的摯愛，主動為他們奉獻房契地契，但原主還沒有蠢到無藥可救，於是被活活氣死了。

說謊演戲二房都沒有申請專利，因此曉夏跪到族長跟前，也一把眼淚一把鼻涕，哭得楚楚可憐。

然而她很確定，在美貌前面演技就是個屁，如果沒有金錢加值，沒有人會多聽她一句，因此付了錢的她，極力珍惜這次演出機會，賣力……大哭。

「各位族老、各位長輩，要不是怕大家懷疑，為什麼爹爹一走，我們母女陸續死在家裡會引人疑竇，叔叔孀孀不至於兵行險著，硬是抬著把我送進梁家大門，他們算準梁家只有孩子在，阻止不了他們的惡行，認定只要我死在梁家，便與他們無關了。可是……」

她掩面大哭一陣後，用力抹掉眼淚，臉上是一片無與倫比的堅毅。「我是真的走進黃泉路了，我在閻王殿前遇見爹娘，爹娘說我陽壽未盡，說他們會保佑我，也會親自討回公道，他們說『天地間有是非黑白，誰做過什麼，舉頭三尺的神明一一記錄著，報應不是不到，只是時候未到』，請大家睜眼看著吧，白家二房會有

什麼下場。」

人人都害怕詛咒報應，曉夏把這話攤到檯面上，哪還有人肯幫二房說話？

突然，祠堂裡安靜得落針可聞，曉夏淡淡地看著白大川和李氏，胸有成竹的態度給了夫婦倆相當大的壓力。

李氏承擔不了這樣的壓力，下一刻爆炸了，她尖叫著撲上前，對著曉夏就是一頓拳打腳踢。「我讓你說謊、我讓你騙人，我讓你目無長輩、空口說白話……你這個不孝的死丫頭，閻羅王怎麼就沒有把你收走！你爹娘就是被你剋死的，如果不生你這個賠錢貨，你爹娘還會好好活著，都是因為你，不然大房怎會斷了香火，你不檢討自己，還在這裡說些莫名其妙的話，什麼報應？你死爹沒娘才是最大的報應……」

這時候一道身影從屋外進來，一把抓住李氏手腕，掐得她雞貓子喊叫。「鬆手鬆手，痛死我了。」

不痛了？曉夏張開眼看著眼前的男人，瞬間口微張、瞳孔放大，不是嚇的，是……滿滿的驚嘆號。電視裡的男神跑出來了，沒有化妝，沒有美顏濾鏡，帥到讓人流口水的男人就站在自己面前，用一種帶著保護的姿態，迎向李氏潑婦。

他長眉斜飛，深目薄唇，不怒自威，一雙眼睛深邃幽遠，內斂沉靜，英氣逼人。當他站在李氏身前，不驚不懼面對著潑婦式攻擊，臉上沒有半分表情，眼底의冷然，簡直是威風凜凜，宛若天神，驚艷了曉夏的芳心。

她想……自己是一見鍾情、墜入情網了。

「憑什麼打她？」大帥哥的聲音沒有起伏，但所有人都聽清了威脅程度。

英雄、英雄、英雄！曉夏心情激動澎湃，很想往前撲去，撲上那個看起來很結實、很安全的背脊。

揪豆媽爹，她這個體格撲上去，結實的背會崩塌吧？英雄會骨折吧？

「她是白家小輩，她不懂事，我當然要管教。」李氏挺直背道。

「她是梁家媳婦，輪不到白家女人管教。」

帥！這就是氣勢！一句話鎮住所有人，還有人下意識點頭同意他的論點。

曉夏忍不住點頭讚嘆，此子雖衣衫簡陋，但必非池中物，日後定能一躍龍門、身價百倍。

白大川看著眼前狀況，明白曉夏這麼搞，自家肯定半點東西都得不到，好男人必須能屈能伸，面子算什麼，實惠才是重點。

於是他溫婉了口氣，態度變得親切和煦。「曉夏，你這樣做得不到半點好處，叔叔明白女生外向，出嫁女自然會心向婆家，你想拿錢去貼補梁家，可以的，我把房子還給你行不？如果你有其他需要，也可以提出來討論，不需要搞得魚死網破，那些錢是你爹娘辛辛苦苦掙來的，怎能白白便宜了外人。」

白大川顧不得這話會得罪多少人，只希望能勸醒白曉夏，就算只拿一半，總比什麼都沒有來的好。

這話族長聽不下去，所以他們是外人囉？寧可便宜強盜似的叔叔，也不能便宜他們？族長揚聲制止。「白大川你給我閉嘴！」

曉夏冷笑，這會兒知道錢是她爹娘辛苦掙的，與「外人」無關了？

說閉嘴就閉嘴？哪能啊，生死關頭呢。白大川哇啦哇啦繼續往下說：「妳要看在爺爺的分上善待我這個叔叔，我才是跟妳有血緣的親人，妳不可以……」

族長生怕曉夏改變主意，連忙用眼神示意，隨即兩個孔武有力的族人迅速上前，一巴掌揮掉白大川未出口的話。「族長叫你閉嘴，你沒聽到？」

白大川還待再說，卻被人摀住嘴巴、架起雙臂，眼看情勢無法改變，他望著曉夏的眼底有憤怒、有怨懟，還有一絲不解的疑惑。

怎會變成這樣？不都好好的嗎？不都成定局了嗎？怎會來個回馬槍殺得他措手不及？

李氏更加無法忍受，已經成為囊中之物，轉眼就要被人奪走，怎能甘心？她瘋狂大喊，「不可以，強盜、土匪，你們不可以搶走我們的東西，那是我的！」

「妳的？還真敢說，誰才是土匪？從妳那個惡毒的婆婆嫁進白家開始，就不給吃喝，成天打罵，生生把大海虐待得不成形，要不是我們這些叔伯長輩養著，大海能夠順利長大？妳公爹一死，妳婆婆就逼著大海淨身出戶。現在大海過世，你們又侵門踏戶，害死他的妻女、謀奪他的家產，曉夏說得對，報應早晚會到。」

「別跟他多說，大家跟曉夏回家一趟，幫她把嫁妝討要回來。」

族長開口，眾人齊聲應和，話雖沒有明說，但所有人都懂，這次去討要的不僅僅是嫁妝，還有土地和房子，那可是一大筆財富啊，有了那些，白家族人各個都能受惠。

「曉夏，妳得仔細看清楚，這兩天曉春、曉秋沒少戴妳的首飾到處招搖。」

「謝謝嬸嬸，我會注意。」

「咱們一起去幫曉夏找找，要是丟了東西，就得讓二房吐出來。」

「沒錯，大家幫曉夏好好看著，咱們可不能讓她吃虧。」

你一言、我一語，眾人齊心合力往白家走去。